

诗意在最寻常的市井中生长

□ 唐婧



《左手诗情,右手烟火》插图

“我推着杂货车走过去,会听到人们都在身后议论我,这女子真苦……但我不觉得自己苦。你踏实走过的路、用心做过的事,诚恳说过的话,定然在某个时刻,再回来报你。”“菜市场很吵很聒噪,可聒噪中有热闹的人情味儿,轰隆隆中有生活的现实喜悦感。”这是“菜场作家”陈慧在其新书《敬这人间的风》(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6年即将推出)中的一段自述,其间况味令人感叹。而“菜场作家”这一称谓,既标记着她独特的来时路,也终将是剥离而去的——我认为,陈慧正在成为,或者说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

过去的2025年,每当我们谈论当下的文学创作与出版时,都无法忽视一股席卷而来的创作热潮——它诞生于自媒体时代、植根于互联网土壤,在亿万普通大众的情感共鸣中成长,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命力重塑着这个时代的叙事方式。这就是“新大众文艺写作”。它既非传统的文学创作,也不等同于单纯的网络写作,而是一场由媒体技术变革与文化自信共同催生的新型写作形态。从图书市场来看,这类写作正借助新媒体,不断拓展传统文学生产体系的边界。因此,在当下火热的新大众文艺创作潮中,无论是网络文学的类型创新、非虚构写作的市井洞察,还是社交媒体中涌现的所谓“流量写作”,都在重新塑造文学的生产与消费方式。当传统文学出版体系依然依赖编辑遴

选、奖项认证和评论阐释作为经典化的主要路径时,新大众文艺已借助新媒体,构建起一套基于即时反馈、社群共鸣与流量转化的全新评价生态。这不仅意味着文艺创作的主体不断拓展、更加多元,更催生了一种根植于日常生活现场的创作群体——写作者无需职业身份背书,其吸引力来自真实的生命经验。

在这一浪潮中脱颖而出的写作者,如“外卖诗人”王计兵、“菜场作家”陈慧、“矿工诗人”陈年喜、馄饨店主常玫瑰,以及在新媒体平台大受欢迎的刑警赵赶鹅、法医刘晓辉等,他们的创作实践本身已然构成一种独特的存在。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在当下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能够穿透屏幕打动人心,正因其承载着“体验生活”式采风难以复制的真实感悟。正是这种对真切经验的呈现,赋予了新大众文艺创作区别于传统专业写作的独特性。这些来自生活现场的写作,深深扎根于日常,其最大的价值,正来自这种独特生存体验所赋予的无可替代的真实感与在场感。

新大众文艺写作者的文字技巧或许质朴,却因承载着具体职业的艰辛与大众熟悉的日常烟火气,而具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这恰好弥补了当前部分专业写作中可能存在的经验同质化与情感稀薄的问题。更进一步看,这类写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对主流文学的补充,更在于它们作为弥足珍贵的社会档案,真切反映着飞速变迁的时代现实。它们从内部视角记录了社会多元群体的生存状态、市井生活中坚韧绵密的人际网络,以及具体行业个体的命运轨迹。例如,胡安焉在《我在北京送快递》中刻画的算法管理下的时间焦虑与尊严博弈,还有“拇指作家”马慧娟所记录的西北农村妇女的日常与梦想,都为理解那些常被宏观叙事遮蔽的微观群体提供了真切文本。他们的写作让沉默者发声,让边缘者被看见,构成了这个时代一幅幅由亲历者绘制的、充满细节的“精神图谱”,其社会意义已超越文学范畴。

在这幅社会图景中,新大众文艺写作提供了一个温暖而具象的样本,诠释了文学如何深度嵌入并激活日常生活空间。以常玫瑰为例,她创作的特殊意义在于将写作与经营融合,使“馄饨店”这一商业场所转化为一个小型文学现场。她的散文集《左手诗情,右手烟火》书名本身便是其精神写照:一边是维持生计的灶台烟火,一边是滋养心灵的诗意图情。常玫瑰的写作不像单纯的倾诉,更像一种开放的邀请——她在馄饨店内摆放图书与自己打印的文章,让文学自然成为顾客用餐体验的一部分。这种实践打破了写作与生活、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壁垒,证明审美与诗意图可以在最寻常的市井中生长,并能以亲切的方式传递温暖,重建一种基于文字与食物的双重联结。正如她所说:“一颗心驻扎在哪里,哪里就会结出甜蜜的果实。我是棵小草,同样可以酝酿花苞,风雨也挡不住它的盛开。”

新大众文艺写作的浪潮,为时代的精神图谱增添了不可或缺的细节与温度。它以顽强的生命力,在日常生活的土壤中开拓出一片更为广阔的表达疆域。从王计兵的风雨诗行到常玫瑰的馄饨店随笔,这些文字以粗粝的真实与温暖的烟火气,完成了对“何谓文学”与“谁在书写”的深刻重构。写作不再是书斋中的孤独事业,而成为无数普通人都确证存在、联结彼此、抵抗遗忘的生命实践。未来,这一浪潮或许仍将面对流量焦虑与深度不足的挑战,但其根本力量,始终源于对“人”的真诚凝视与对“生活”的庄重记录。当文学重新学会俯身倾听街头巷尾的声息,它所获得的将是比任何精巧修辞都更加磅礴的生命力。这或许正是新大众文艺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在每一份具体的生活里,都蕴藏着足以照亮时代的光芒。

(作者系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编辑)

2025年江苏书展现场,王计兵穿过熙攘人群走来,脸上带着他标志性的微笑。令我颇为意外的是,他竟是骑着电动车从昆山赶到苏州的。这仿佛在说,这场新书首发不只是一场文学活动,也是他送外卖途中一次再寻常不过的停留。

一年前,尚未登上春晚舞台的王计兵,已凭借诗集《赶时间的人》收获众多读者关注。“外卖诗人”的标签已伴随他多年,他也出版了三部诗集。我与凤凰诗歌出版中心特邀总编辑于金潮老师商议后,决定着手筹划他的全新诗稿。然而,对于一个在诗歌道路上怀有长远抱负与自觉追求的写作者来说,标签是一把双刃剑:它曾让他从素人写作的队伍中被看见,却也可能成为一种束缚与局限。因此,我们希望做一本能凸显其诗歌艺术品质的精选集,使这本诗集不仅体现其身份特征,更能作为他近期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在我看来,王计兵的职业特点所造就的并非只是一位“行业诗人”,而是一位对诗歌充满敬畏、不断探索并具有独特贡献的诗人,其写作已具备一定的专业品质。这一想法,与王计兵本人的初衷不谋而合。

编辑《世界把我照亮》的过程,是一次对当代普通人精神图景的深入探寻。王计兵的诗根植于生活最真实的土壤。在大量阅读与研究后,我们发现他的笔下既有外卖骑手穿行街巷的日常,也有漂泊者对故土的回望与眷恋,更有平凡人在时代流转中的复杂心绪。可以说,普通人在生活中遭遇的烦恼与挫折,在王计兵那里同样存在。不同的是,无论经历多少孤独与磨难,他始终葆有一颗自强奋进的心。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在编辑

■ 编辑手记

“赶时间的人”新诗集诞生记

□ 孙楚楚

思路上尝试超越单纯的时间排序或主题归类,转而致力于构建一个既贴合诗人创作脉络,又能层层递进、映照其精神成长的框架,使诗集脱离诗作的简单聚合,成为一部具有起承转合的“生命之书”。最终,我们将诗篇分为三辑:“道路把我牵引”“故乡把我温暖”“世界把我照亮”。这三辑逐步展开,如同诗人走过的路、回望的乡、拥抱的世界,它们共同照亮了一个普通人如何在生活中坚持书写、在书写中超越自我的精神旅程。

“道路把我牵引”一辑收录了王计兵围绕日常奔波与劳作所写的诗,这些作品来自生活第一现场,虽呈现出现实的粗粝,却并非对“苦”的简单陈列,而是蕴含着对“在路上”这一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深刻体察。“故乡把我温暖”一辑转向诗人的精神原乡。王计兵笔下的故乡,既是地理的村庄、情感的归宿,也是他在城市楼宇间对抗疏离感的力量之源。而“世界把我照亮”一辑,更聚焦于诗人对生命与存在的普遍性思考。生活的重力在此转化为精神的引力,这些诗凝结了他扎根现实所获得的独特生命领悟与饱含温度的希望。三个专辑从易引发共情的打工题材切入,逐步深入诗人的情感腹地,最终抵达更为开阔的思想空

间,为读者提供了清晰的阅读路径与层次丰富的体验。在诗作选择上,我们既收录了《赶时间的人》《春天》等广为流传的代表作,也精选了大量未曾发表的新作。这样的编排,希望能呈现出一个立体的、完整的王计兵——他不只是“外卖诗人”,更是一位拥有敏锐观察、深刻感受与独特表达的创作者。

书籍架构与选诗工作完成后,书名的确立成为编辑过程中尤为关键的一环。我希望为这部诗集找到一个既能准确传达主旨、又具独特辨识度的书名。起初,我们考虑了“你不知道我多爱生活”“我看见世界晶亮而平凡”与“热爱”等方案。第一个取自王计兵本人的诗句,第二个虽富有诗意图,贴近其诗歌本真的质地,但视角偏于单向的观察,未能体现诗人与世界之间深度的双向互动,第三个直指王计兵写作的核心动力,即对生活坚定不移的热爱,传递出一种从生活低处蓬勃生长的生命热忱,但仅“热爱”二字,似乎难以承载其诗中复杂而丰富的生命体验。最终,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将诗集第三辑的辑名——“世界把我照亮”用作书名,它贴合王计兵谦逊而真实的生活姿态与创作姿态,更好传达了他诗歌的核心

从劳动现场到文学现场
素人群体迎来写作新时代

□ 程惠子



《世界把我照亮》文创插画

者正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他们在经济社会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成为参与城市建设与基层治理的重要新生力量。在这一群体中,涌现出大量被称为“素人写作”的文学实践,除王计兵、常玫瑰外,还包括“菜场作家”陈慧、育儿嫂范雨素、家政女工李文丽等。这些作者通过非虚构、散文、诗歌等文体,将劳动经验转化为文学文本。他们的作品直面基层劳动场景中的具体问题与现实困境,但并不刻意渲染苦难,普遍展现出一种积极、坚韧且充满主体性的劳动姿态。

以王计兵为例,其广受关注的诗作《赶时间的人》,生动勾勒出外卖员高度紧张的生存状态:“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诗中虽如实呈现了行业的艰辛,但王计兵的整体创作仍带有鲜明的乐观基调。尤其在获得公众关注之后,诗人更注重凸显劳动的价值与日常生活的烟火气,在记录劳动体验的同时,着力提炼劳动赋予生活的意义:“从三百六十行里/赶出一个新就业/从二十四节气里/赶出一个小哥哥”“我迎面和他们说一声新年好/他们回复我一声新年好/声音洪亮/像新摘的草莓/富含汁液,略带酸涩”。王计兵强调文学对庸常生活的慰藉与超越,以及劳动为创作带来的“灵感”,试图在文学表达与劳动实践之间建立一种彼此照亮、相互成全的平衡关系。

早在21世纪初,就有学者观察到,当时兴起的打工诗歌已经吸引了相当规模的读者群,其构成既包括城市知识分子,也涵盖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基层劳动者。2010年以后,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的深度融合,构建了全民参与式的新型传播生态。在此背景下,基层劳动者的文学创作在公众视野中的可见度实现了阶梯式跃升。时至今日,借助数字经济的传播优势,素人写作已突破传统壁垒,使文学作品从被传播的文本对象,转变为驱动介入公共建构的力量。相较于“十七

年”时期的工人文学,以及早期侧重生存困境叙述的打工文学,当下的素人写作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单一的苦难倾诉模式,展现出独特的文化定位。在出版诗集《低处飞行》时,王计兵曾表示,希望这本书能“被外卖平台的一些高层注意到”,从而推动改善外卖员的处境。“我觉得我的社会价值高于我的文学价值,我要发挥我的作用,为我们这个群体说话”。可以说,在微观层面,文学创作作为劳动者提供了将日常经验转化为文艺表达的途径。通过对送外卖、守店铺、分拣快递等具体劳动细节的书写,劳动者将个体经验文本化;在宏观层面,这些文本借助互联网传播机制,有效进入公共话语空间。这些作品以质朴真挚的情感力量,加深了公众对基层务工群体的认知与理解。

随着平台用工模式的普及,国家相关部门相继出台《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在肯定该群体在城市建设中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尝试在劳动条件、社会保障等方面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特征的新型权益保障体系,并关注劳动者精神层面的需求,推出了一系列增强新就业群体获得感、归属感与荣誉感的举措。2025年,在政策推动与平台经济自我调适的双重作用下,外卖行业正式步入“骑手社保元年”,传统用工逻辑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与劳动者通过文学进行的自我表达形成了呼应。从社会互动维度观察,此类文学实践呈现出独特的生成逻辑:创作者通过诗学转换,将个体劳动经验升华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文本。公众借由阅读这些作品,得以理解当下劳动群体的真实处境。相关部门则能够更切实地关注到该群体的权益诉求。在这一多维互动中,文学承担了中介功能,在个体表达与社会认知之间构建起一个富有活力的场域。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学的魅力,不仅来自华丽的修辞、精巧的技法或深邃的隐喻,在宏大叙事与他者视角之外,源自普通人真切的生命经验,同样蕴藏着直抵人心的力量。王计兵是时代普通劳动者的一员,他的经历是千万默默耕耘者的缩影,他的创作真实映照了这一群体的生活轨迹与心灵图景,构筑起属于普通人的情感共鸣与精神共同体。

王计兵的创作实践表明:文学艺术的创作

权,属于每一个认真生活、诚实表达的普通人。最

深刻的“照亮”,往往始于最平凡的生活。永恒的

诗意图,蕴藏于最质朴的人间。而有情怀、有远见的

出版者,只需保持开放与真诚,便一定能与这样

的作品相遇,为读者奉献有温度、有深度、动人心

的佳作。

(作者系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编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